

# 三十如花,别被自己困住

——观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有感

山风

这个夏天女性话题热度居高不下,先是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引爆全网,而紧随其后的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也不甘示弱,相关话题一直热度不减。乍看片名,三十后辍而已,编剧试图将年龄带给女性的羁绊,四两拨千斤般地化有为无,但从剧情的推进来看,而立之年的闺蜜们其实面临着不同的困境。

先看三人中最光鲜亮丽的顾佳,居家有保姆,出门有司机,到了公司不必担心其他两位闺蜜所遭遇的职场压力,因为公司所有的人为她马首是瞻。但她真的幸福吗?未必。为了让儿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,她费尽心思挤进“太太圈”,没想到“太太圈”到头来坑她一把,让她陷进茶厂的泥淖久久不能自拔。平日里对她百依百顺的丈夫暗度陈仓,在“茶艺女孩”林有有步步为营的攻势下慢慢沦陷,掌控一切的“顾学”宗师,面临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危机。

复婚后的钟晓芹似乎一切都

在回到正轨,她的际遇在80后女生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。独生女、按部就班地长大。甚至连婚姻大事都尊重父母的意见,这就导致了她的“自我”服从于“本我”,忽略了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。当心中的自己被逐步唤醒,她们开始甩掉他人强加在身上的条条框框。这种成长无异于蜕变,当夫妻二人不同频时,成长的代价就是离婚。

好在夫妻双方一个迷途知返,一个悬崖勒马。在陈屿的不懈努力下,双方重归于好,再续前缘。他们爱情的小船能劈波斩浪,最终抵达爱的港湾吗?很多人乐见这样的甜蜜结局。诚然,经历过波折的他们会更加珍惜彼此,但仍要注意的是两人成长的频率要在一个节拍上。

漫妮的境遇则是另一类女孩的真实写照。她们出生在三四线城市,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打拼。对她们来说,想要真正扎根她们为之奋斗

的这座城市,就如同在某个月朗风清夜晚,站在城市最高楼的楼顶伸手去摘星辰,看似近在咫尺,实则远在天涯。除了少数幸运儿,最终摆脱了家庭出身的烙印,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陷入“进一步没资格,退一步舍不得”的两难境地,大城市高企的房价、令人咂舌的消费,时时刻刻动摇着他们继续打拼的决心。而家乡张口人情、闭口关系的生存哲学,她们也无法认同。

《三十而已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,三位女性未来的路怎么走,留给观众以想象空间,无论如何都不影响主旨的表达。它所描摹的都市女性群像以及探讨的都市女性的婚恋观和生存法则,以超强的代入感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。成年人的世界,没有一种人生是容易的。时间不能给你解药,时间本身就是解药。唯一能做的,就是咬咬牙,挺过去。正如大结局里村长说的那样,扛过冬天,一定有春天。

# 马齿苋

魏霞

傍晚,邻居送来两个刚出锅的马齿苋菜馍,墨绿的叶、褐色的梗,紧紧裹在白面团中间,一见,唾液腺分泌马上旺盛起来。迫不及待调兑了一小碟蒜汁,掰了小块菜馍蘸了蒜汁塞入口中,一嚼,牛皮筋似的劲道,那个鲜,那个香,胜过人世间一切山珍海味。

马齿苋在我的家乡是常见的一种野菜。瓜子形的叶,像马齿,绿绿的、厚厚的带着蜡质,在盛夏的田野上随处可见。

马齿苋极普通,不花枝招展,不惹人眼目,貌不惊人,却具有良药的功能。民谣曰:“吃得马齿苋,一年无病又无害。”唐代医学家陈藏器在《本草拾遗》中写道:“人久食之,消炎止血,解热排毒;防痢疾,治胃病。”现代药理学分析指出,马齿苋确实具有较强的杀菌解毒作用,被医学家称为“植物抗生素。”记得我小时候,有一次头上被马蜂蛰出红肿的包,母亲便采一把马齿苋,将其捣碎,连汁带渣敷在患处,一两天后,肿毒就奇迹般地消了。

马齿苋作为药食两用的植物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餐桌。唐代人把马齿苋当作难得的佳蔬,杜甫《园官送菜》诗便提到了马齿苋:“苦苣刺如针,马齿叶亦繁。青青嘉蔬色,埋没在中园……乃知苦苣辈,倾夺蕙草根,又如马齿苋,气拥葵萑昏。”就连唐朝宫廷有时也吃马齿苋,并以此作为体察民情的一种表示。《唐语林》卷一记载:“德宗初即位,深尚礼法……召朝士食马齿羹,不设盐酪。”可见古人对马齿苋的喜爱。

吃马齿苋最好在大暑以后,此时,马齿苋的茎,丰满,微紫;叶,光亮翠绿。母亲将采来的马齿苋洗净,然后放到沸水里轻轻焯一下,烫软,挤汁切段,拌以食盐、蒜泥、麻油、辣椒等调料,做成一盘凉菜,吃起来润滑爽口。凉拌马齿苋不用放醋,它本身就有一种绵软的酸味。新鲜的马齿苋吃不了,母亲便用开水一焯,太阳下暴晒干,封装在塑料袋中。冬天取出来,温水泡开切碎,和瘦肉一起拌成馅,包包子或饺子都是可以的。

马齿苋不娇气,环境宽松就匍匐而长,一片片遮盖地表;环境狭窄,则立地而居,一棵棵亭亭玉立。它能够屈居于西红柿、茄子等的枝叶下,与之和谐相处,不挣不抢;也可在古老的茅草屋脊上,淡然摇曳。营养充分则呈深紫色,营养不良则略显微黄。不嫉妒别人的垂青,不计较别人的无视,只要有阳光,它就枝叶舒展,随和恬淡地生长。

马齿苋开花最有特色,世上花有千万种,但有多少种花恰在夏季炎炎赤日下开放呢?是梅、是兰、是桂、是菊?我不清楚,但我知道,马齿苋是受到阳光的抚慰才开放的,而且阳光越热烈,它开得越绚丽,一朵朵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的黄黄的小花,向着阳光,唱着嘹亮的歌。

马齿苋在众多的花草中虽不起眼,但从娇气,这多么像我家乡的父老乡亲啊,在田里劳作能受得累,到城市打工能吃得苦,与人不争不抢,不卑不亢,向着阳光,乐观地活着。



婀娜多姿

李昊天 摄

# 拉废木料

惠军明

遥望逝去的岁月,很多艰辛往事历历在目,其中拉废木料的情景让人挥之不去。

拉废木料那天一定要早起,因为村子离城市很远,赶早不赶晚。匆匆吃过饭,我和妈妈便出发了。我们拉着笨重的架子车绕村过寨,自北向南一步一步走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,浑身已经冒汗,我们来到红庙坡附近一家木料厂。工厂还没有上班,大门上着锁,但门前已经有很多人在停车等候。那年月,很多村寨都缺少燃料,境遇都相似啊!人们按照先来后到依次排着队,从远处看宛若一条长龙。门卫威风凛凛,大声宣讲规则:一麻袋废木料两元钱,只准装锯末、刨花、碎木等废料,不允许动其它,出来要例行检查,如有违者重金罚款等等。

大铁门缓缓打开,人们如潮水一般往厂里涌。木料厂宽阔,到处响着锯木声。工人们熟练操作,用电锯将巨大的圆木分解成各种形状,然后打磨刨光,再进行深加工。厂里的锯末、刨花、碎木到处散落,铺了厚厚一层,踩在上面滋

滋作响。对于厂家来说,它们是废料,但我们却视之如宝。我和妈妈随着人流挤进工厂,打开麻袋,弯腰装捡。地上木料废品虽多,但有的潮湿,有的不规则,有的质量差,还需要仔细挑选。其中小木块、小木条等硬木最受欢迎,用来作燃料特别耐烧。藏在锯末刨花中的这种硬木材不太多,需要耐心找寻。我们像其他人一样在地上不停地翻捡,找到好材料后快速捧入麻袋。各种废木料放进麻袋后,我们要不断使劲将它们往下挤压,否则一麻袋装不了多少东西,白花冤枉钱。尽管我们全力以赴,但我和妈妈毕竟气力小,一麻袋装的木料明显比别人少。捡废木料是辛苦活儿,不停弯腰翻捡装袋,不大一会儿我们便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。满头汗水流入我们的双眼,视线变得一片模糊,苦涩难言,但我们依旧马不停蹄,忍耐坚持。厂房里有很多机器轰鸣,噪音刺耳,空气污浊,木屑纷飞,我们的头上身上落满了碎木渣。

经过几个小时的劳作,我们好不容易装满了八九麻袋,这些

废木料够家里用很久了。麻袋没有封口,我们将它们抬到门卫那里接受检查。据说以前没有这个程序,但有些人手脚不干净,偷厂里的好木料,造成了信任危机。顺利通过检查,交完钱后我们开始封口装车。装满废木料的麻袋已经被撑成了圆柱型,根本不能正常封口,我们用巨型铁针两边穿孔,用结实的塑料绳绕孔穿行,两边角绑紧扎牢。我俩吃力抬麻袋上车,再用尼龙绳纵横交错捆绑,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回走。八九麻袋废木料堆在架子车上,好似一座小山,妈妈在架子车前面套绳驾辕拉车,我在后面帮着推送。走过上坡,走过下坡,走过柏油路,走过石子路,走过村土路,天地辽阔,我们弓身奋力的身影宛如草芥,显得如此渺小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了,时代进步中生活大变样,现代煤气灶代替了大锅灶,人们再不为缺少生火燃料发愁了。但当年拉废木料的艰辛情景,却不时萦绕心头,在记忆长河里静静地流淌!



城市风光

汤青 摄